

李延平集
卷下

李延平文集卷之三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

答問下

李延平初閒也是豪邁畏李先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
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
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
精明略無隕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李先生氣象好

熹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列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

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
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
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
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
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是時羅已死某心嘗疑之以今
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靜方看
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平無事則道理始出道
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

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
所勝者古人云終身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
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
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
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
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
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
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
十盃醉元本無醉字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迴後來收
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
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
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
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
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

元本無驗

字

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

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
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

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

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

元本無陳字

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

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真

意纔著心去看

元本無看字

便蹉過了多

原本答問下止此後卽附祭文挽詩及行狀並趙師聖序而此後爲答問補錄今合集之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二句只爲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問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

云言貨

色則便對

云

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

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
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
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
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
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
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
便不相關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
熹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
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
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
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卻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
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

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後來思之一
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卻說得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
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
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熹當時爲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

云

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

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
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定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只得

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云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熹時爲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有理會不得道亦無幽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
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
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便好

李先生言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
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

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明先生嘗薦之羅他錄後延作場

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爲貧文定代云干

末云
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麤疏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

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閒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正謂此耳

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閒如其非道固有所幹旋改